



书香延安

后生可畏

——散文集《远去的故乡》读后

高红艳

初识白李东时，他是县电视台扛着摄像机四处跑新闻的小后生，不时有文章见诸报端，颇具才情。后来他一步跨进了县委组织部，踏入仕途，不几年，便得到了提拔。

通过交往，阅读他的文章，也对其性情略知一二。一日，李东把他的一些作品拿给我看，我一口气读完了《我罗子山人》《西滩洼》《小镇光阴》《乡村》《老干部冯爱祥》《李公世新》《二伯》《陈康的湖菜》《女女》等作品，一时感慨万千。作者时而像个阅尽世事、思想深邃的智者，时而又像个铮铮风骨的“文艺愤青”。一会儿与友人在坊间酒肆激扬清浊，一会儿又在故乡的尘土路上踽踽行吟；一会儿骑行路上风驰电掣，一会儿又俯身细嗅花香。

李东的作品里有生活，有生命，有高度，有磁力，有情感。由于他有着扎实的生活根基和极强的文字功力，所以撷取的事例似一颗颗闪光的珍珠。读他的文字，犹如吃一道家乡的豆角熬南瓜，清香，本色，但余味悠远；或是咀嚼着风干浓缩的牦牛肉，筋道，醇厚，回味无穷。

细细品读，个人认为，李东的文字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：

文笔老道，诙谐，充满了调侃味。像经过岁月风霜的老者，字里行间充满着睿智，如《我罗子山人》《西滩洼》等，堪称经典。

善于工笔素描，语言凝练，精于各种声响的动态摹画，写景状物，宛在眼前。如“淡麻麻的月光自窗户外上渗进来，风从窗外的槐树叶子上浪一浪卷起来，

门环咣咣作响，水瓮杵里，老鼠窸窣窣伺机出动，娃娃家没睡醒，翻来覆去烙饼子似的”。

语言精妙，鲜活形象的比喻。如“小城在时间的更替中慢慢膨胀，高楼大厦刷、刷、刷地耸起，毫不犹豫”“冬日的热炕头是诱人的饵”。

蒙太奇手法的运用。电影剪辑中的手法娴熟地运用于散文中，更增加了文章的意境与韵味。如“我闻言一怔，抬头，见宝林正大步流星地拾级而上，几只鸽子忽地起飞，直向高处”。

写好散文，必须有对生活的深度观察和深刻体验，有较高的提炼生活的能力，在理性思考中追求作品的高度，精到和深邃往往在不经意间。李东的文章已具备了这样的特质，这与他的生活经历

不无关系。

陕北故乡的童年经历，像人生的一袋干粮，成为他创作的源泉；记者生涯，使他像章鱼一样伸出无数触角，敏感地捕捉人间百态；平凡生活的点点滴滴，更让他把拍摄动态影像的艺术手法转入到文字中；广交朋友，自然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有所熏染，得其风骨，谈古论今，大家风范。

观其人，是体制内踮着脚尖望着前程、谦和有礼的公务员；看其文，显露本相，文人傲骨，书生意气，侠义豪气。二者既矛盾又统一于他的内心世界。

读李东之文，不由击节赞叹，遂生出“老夫当避路，放他出一头地也”之感慨。李东风华正茂，后生可畏，唯愿他以后在事业上、文学上大放异彩。



远去的故乡

白李东 著

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
太白文艺出版社



时光

雪儿姐

思蓉

同事赵老师，你在我心里，一直是我的雪儿姐。

由于自己是从郊区的学校调到了市里的完全中学，多少有点自卑，觉得市里学校的老师不但穿着时尚，水平也一定很高。所以从来没有主动去亲近任何一位同事。赵老师，你当时给我的印象是那么时尚，而且清高。所以我不敢和你说话。又听说你爱人是领导，我就更不愿意接近你了。

可我没有想到，在这个新的工作环境里，你是第一个走近我的人。

记得那是一次越野赛上，枪响之后，学生们跑了出去。你主动和我聊天。聊到了工作上的事，你说，业务上一定要拿得下来，不能让别人看不起。听了你的话，我心想，自己一定要努力工作，不断学习。

外表看来时尚清高的你，原来是一个亲切和蔼的人。

自此以后，我俩的接触就多了起来。我们在一个年级组，我俩代一个年级的课。你是数学老师，我是语文老师，我们天天在一起。

我不知道你为什么那么信任我。开年级组会时，作为年级组长的你让我做会议记录。学校让我给一个重点班代课，你一直在帮助我。而我也认真备课、认真讲课、认真批改作业，得到了学生们的喜欢和校领导的肯定。

碰上雪儿姐，是我的幸运。

我们这个年级组在你的带领下，齐心协力，努力工作，完全把学生当成了自己的孩子一样教育。一年中考，成绩排在了宝塔区的前几名。校长高兴了，说是要领着我们全年级组的老师一起出去旅游一次。那一次，校长领着我们去了西安，参观了历史博物馆、兵马俑、华清池等。让我们这些平日里忙得焦头烂额的老师顿时感觉天也高了，地也阔了，人也美了，心情也放飞了。

西安的旅游结束后，你我二人意犹未尽，就商量着去一趟北京。我们就一同买了第二天去北京的火车票，一同前往北京继续旅游。

我俩买了两张火车票，一张是中铺，一张是下铺。上了火车后，你对我说：“你经常头晕，身体没有我好，你在下铺，我去上面。”说着，就利索地爬到上铺。我心里十

分过意不去，毕竟你比我大六岁，一个近五十岁的人还时时处处关照着比自己年龄小的人。那一刻，我觉得你心里的大爱无人能比。

雪儿姐，三十年来，我们一起经历了酸甜苦辣，一起经历过人生的无常。

有一个清晨，我刚准备去上课，突然电话铃响起。我接起电话，听到了你急切的声音：“思蓉，你说怎么办啊？康玲现在在医院抢救，脑溢血，我准备去医院……”

听了你的话，我的脑子“嗡”地一下，心脏狂跳不止。康老师是我们年级组的生物老师，平日我们几个人关系非常好，有什么喜事一起分享，有什么苦衷一起诉说，节假日一起去逛街，是无所不谈的朋友。怎么昨天还好好好的，今天突然就这样了呢？我控制住情绪说：“你先去吧，我还有课，上完课我就来。”

等我上完课去了医院，已经有许多老师守在那里，病人一直处于昏迷状态。你一直守在她的床边，为她祈祷，希望奇迹能发生……而我，心仍然在狂跳不止……

可她，还是走了。而你，我的雪儿姐，一直陪伴她到最后，替她整理遗容，替她穿好衣服，送了她最后一程。

人生一世的相遇，一定不是偶然的，一定有前世的渊源。我庆幸我能遇到你这样与朋友坦诚相待的好姐姐。

有一段时间，我的嗓子一直疼，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。你让我去医院检查一下，我拖着没去。你急了，就要陪我去检查。到了医院，你跑前跑后，一直到检查结果出来，我没什么事，你才放心。

在工作上，雪儿姐恪尽职守；在生活中，她又是一个充满情趣、活泼开朗的人。我老伴退休后学着刻木雕，有一次，他用红酸枝刻了一个小脚丫，我把这个小脚丫送给了雪儿姐。雪儿姐看到这个胖嘟嘟、又光又亮的小脚丫后，爱不释手，拿在手里就亲了一口，逗得身边的人都哈哈大笑。那次欢快的笑声飞出了窗外。

我已和雪儿姐相处三十多年了。三十多年间的点点滴滴，用我的笔是写不完的。我们从风华正茂的女子一同走到了古稀之年。如今，我们仍旧在互相帮助、相互牵挂，并会携手走好未来的路！



我的老家

白馨豪

我出生的地方叫武家塬。据老一辈人说，很久以前，村里的人都有习武的习惯，所以才叫“武家塬”，但这无法考证。不过，武家塬是一个在塬上的村庄，这倒是不争的事实。一进村，土路两边各住着一家人，都养着一条土狗。一有动静，它们就不约而同地叫起来，像是在向全村人发出信号：“全村人注意了，有外人‘侵入’。”

进了村子，如果从高处俯瞰，只见一座高原凸出，周边沟壑纵横，偶尔传来一两声狗吠，一缕缕农家青烟缓缓升起。远眺东方，山峦起伏，一直绵延到天际。蔚蓝的天空就像一张大锅盖罩在塬上，感觉站在远处的山头上——“手可摘星辰”。村里还有一片杂果林，里边有枣树、苹果树、桃树、杏树、梨树……到了春暖花开的时节，百花齐放，五颜六色，蜂声阵阵，花香飘满村。

站得高，望得远。站在塬上，可以了解到村民的一举一动。谁家什么时候出山劳作，谁家什么时候干活回来，谁家老母猪下崽了，谁家母鸡下蛋了，谁家牛犊犊跑了，谁家开始吃饭了……有时候感觉在塬上一天就能够看透靠天吃饭的陕北人的一生。

每个村都有一个议事的场所，我们村自然也不例外。谁家子女考上好大

学了，谁家儿子找了个好婆姨，谁家女儿结了好亲家，老八家的儿子吃上公家饭了，老五家和老六家因为母鸡下蛋下错窝而闹矛盾了……只要今天发生的事情，一经大家在“议事”之地七嘴八舌地“交流”，不出第二天，就能传遍村子的每一个角落。

这个“议事”之地，其实是大家交流情感的平台。每逢炎热的夏季，太阳落山后，大家都从地里干活回来。趁着塬高风大，借着乘凉的工夫，交换着自己知道的信息。说到高兴处，还会引得大家一阵欢笑。

站在塬上，顺着右手方向望去，一个“凹”字形的圪崂里有几孔窑洞，那是我们这代人求学的地方——学校。学校有两孔石窑洞，一孔是教室，从学前班到四年级共五个年级，大约三十个学生都挤在一个教室里上课。全校只有一个老师，常常是一个年级上课，其他年级的学生上自习。窑洞最里面有一个大黑板，这一般是三四年级上课用的。靠近门口有一个小一点的黑板，基本是学前班、一、二年级上课用。另外一孔窑洞是老师的办公室兼宿舍，属于宿办合一。学校院子里有一棵槐树，四周都是土墙，只有装铁大门的门槛是石头垒起来的。

农村校园里的课外活动是丰富多

彩的，最好玩的要数陕北特有的课外活动——“挤暖暖”。由于陕北的冬天干冷，再加上学校地势低，冬天基本上照不到太阳，虽然我们都穿着笨拙的“妈妈牌”棉衣棉裤，但还是感觉很冷。于是乎，每到课间十分钟，我们就叫上几个穿开裆裤时就要好的铁杆儿兄弟姐妹，靠墙根排成一排，也顾不得土墙上的石灰，站在两头的同学用吃奶的劲儿往中间挤，中间的同学被挤得直叫唤，有的甚至被挤出了眼泪。扛不住的，直接跑出来，再从两头开始挤。几番下来，大家都出了汗。此时，全身都被挤得暖烘烘的。

塬的左边是一道陡坡，就像脊梁一样；左右两边零星分布着一些农家院落。我们家的窑洞也坐落在这里。

我们家一共有四孔窑洞，其中两孔是土窑洞，两孔是石窑洞。

听母亲说，那时候，由于没有多余的窑洞，父亲就决定在爷爷家的窑洞旁并排打一孔窑洞出来。

当时，父母白天忙于干农活，只能利用晚上的时间刨。每天下午，父母从地里干活回家后，赶紧吃口饭。吃完了饭后，休息一阵子，父亲就提着马灯，拿着镰刀，劳作起来。而母亲也不闲着。收拾完碗筷后，提着爷爷编制的箩筐，猫着腰，用小铁锹把父亲刨出的土装进筐子里，然后再吃力地用担子担出去倒掉。

那些日子里，每当夜深人静，那微弱的灯光下就会出现两个劳动的身影。他们手中的镰刀一上一下，演奏着幸福的音符。不到两个月的时间，父亲和母亲就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刨出了自己幸福的小窝。

顺着我们家硷畔的土路一直往下走，就是我们取水的地方。塬上人吃水很困难，每天早上，东边刚刚泛起鱼肚白，父亲就起床，套好装有铁桶的骡子车，拉着水桶去沟里取水。取一次水大约要用一个小时，但够我们一家人用四五天。

可如今，我们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家家户户都有了致富产业，通村道路也变成了水泥路，昔日在村里生活的种种艰辛，也永远留在了记忆中。

家有研究生

过河卒子

解释道：“学校领导和队领导都不让我现在毕业。”

“怎么就不让毕业了？”

“爸、二叔、哥，他们想让我再多上几年学。”

“小弟你犯错了？”

“没有，哥。”

“那咋就不让毕业了？”

“学校和队领导推荐并通过我硕博连读了！”

……

听到这话，三人顿时懵了。

“等我读完硕博，就是少校军衔，相当于……”

“这么跟你们说吧，多上几年学，我的工资就比现在高得多。”看着眼前怔怔地盯着自己的三个人，周杰连忙解释道。

“好事！”二叔和大哥满脸震惊，父亲紧皱的眉头缓缓舒展：“是不是你毕业后就是研究生？”

周杰肯定地点头。

“太好了！”大哥满脸狂喜：“爸、二叔，你们听见没？咱们家出研究生了！”

二叔脸上也露出了笑容，用欣慰的目光看着周杰。

父亲始终没有说话，脸上这才平静了下来，似乎在做什么决定。

约一刻钟过后，他轻轻地拍拍周杰的肩膀，溺爱地看着儿子，笑了。

片刻后，父亲的脸色变冷。

“二弟、胜娃，我们走！”

“哦！”二叔和大哥兴奋地紧跟着父亲。

“等等，我换件衣服！”

“自己后边来，到你三叔家的院子！”

“知道了！”

望着三人的背影，周杰只敢换便装去了。

“举人来了！”

“状元来了才对！”

“不对，不对，是文曲星更妥切……”

周杰被三叔院门口等候的亲戚们七嘴八舌地迎了进去，最后，被安排在早已坐在主位上的眉飞色舞的父亲身边……

